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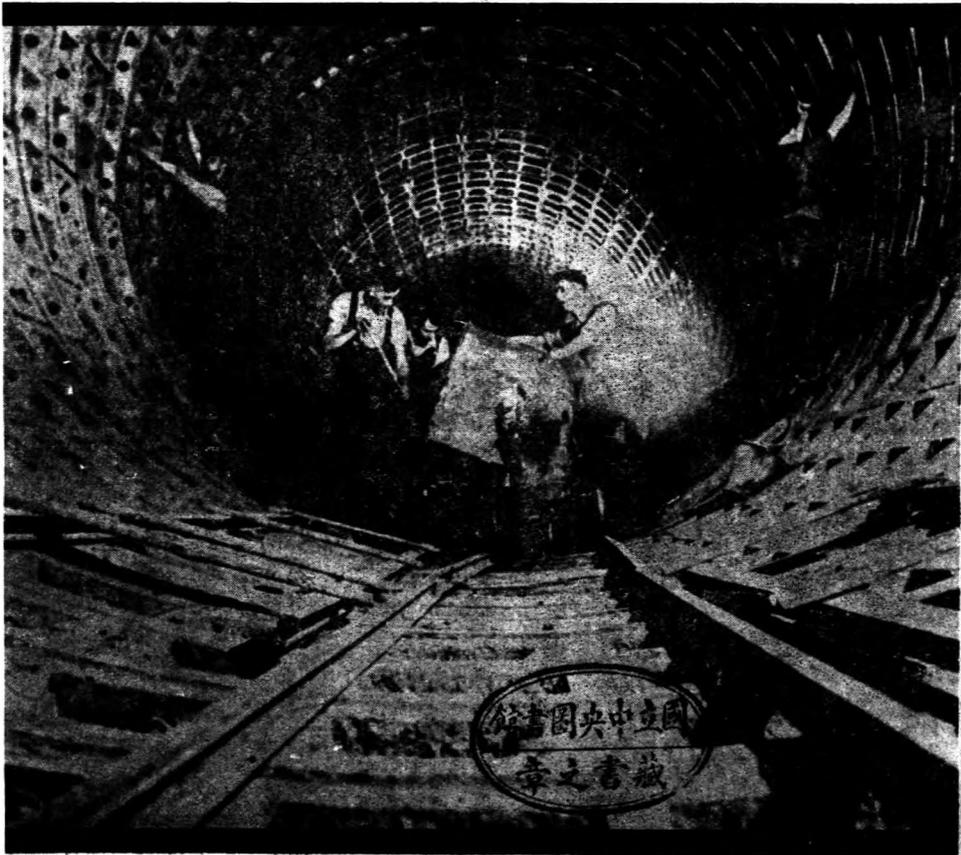
物讀眾大的步進一唯

每逢

147 出版

友聲

行發日一十月一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97. 30. 11. 11.

期七十九第

卷一第

一方對美實行國交調整的和平手段，他方由三國同盟而與德義携手的日本，由美國對德宣戰之切迫，自不能不受到特殊複雜的影響。

日美問題與樞軸關係

國際情勢之決定方面

最近一個月來，世界情勢，已逐漸判明，其動態已明顯的趨進了最後階段。前此關於世界情勢諸多臆測及宣傳，亦多被澄清，表露出真實的姿態，這是很可注目的現象。

德蘇戰爭開始以來，世界上的人們，有兩個較大的疑問：其一、是對蘇聯抗戰力究竟如何？其二、是德國對戰爭之繼續能力的疑問。

德蘇戰爭爆發後，英美雖然立即決定其對蘇援助的步驟，不過他們對於本質上含有敵性勢力的蘇聯，究竟肯出以如何的援助，頗行猶疑。而且對蘇聯之綜合的抗戰力，究能發揮至如何程度，亦認為是問題。雖蘇聯有由於極端壓制所造成之強大軍備，然其社會組織，是否含有內部崩潰的危險性，為防止此內府的崩潰及確保今後之發展力，是否含有意外迅速的投降於德軍。這些疑問，都在英美腦海裏盤旋着，然而事實上蘇聯的抗戰力是出乎意外的頑強。其經濟力所依賴之地區，縱然大部分為德軍所佔領，仍可繼續其抗戰，其戰線亦正傾向於長期化。因此，使英美對蘇聯放棄了以前的許多疑問，而積極的實行本格的對蘇援助。這樣促成了希特勒總統否認對蘇和協之公式聲明，因此德蘇戰爭也決定了它的悲慘之運命。

當德國對蘇聯戰爭開始之時，德英和平說，曾具有相當之真實性而流布於世，尤其是關聯着赫斯事件，使人們疑信，無從決定。然由於德美關係之緊迫，羅斯福大總統之聲明，以及希特勒總統之表示等，此和平幻影，遂告消失。

另一方面，美國之參戰，亦如後所述，按其既定計劃前進，早已踏入了武力參戰的第一階段。隨着太平洋的危機，在日美交涉已成一謎之情勢下，亦漸形切迫。

援蘇政策之矛盾

第一次歐洲大戰後，默認在納粹治下德國之發展的英國，第一，在牽制法國，同時又為了防禦尚為德國之蘇聯，其利用德國一事，自極明顯。若從結果上來看，以牽制英之英國的傳統政策，即表演出自焚之慘劇。

蘇聯的勢力，對資本主義國家之英國來說，是一個最後的最強之敵，此事，英國本身，知之最詳。然而對此本質的敵性國家，英國若不儘量的援助，即時期本國之安全，這不能不看做是世界舊秩序內在的最後大矛盾。

希特勒於十月三日，在柏林廣播演說時，曾謂：「我們對於下面的一件事，犯了極大的錯誤——即我們沒有關懷到敵性國家，於此次大戰，實行如何龐大之戰鬥準備，以及以破壞全歐洲為目的之危險是如何的巨大。」開戰以來，德國所發表的戰報，捷報是二百五十萬，如依通常計算法來推算，蘇軍之人的損害總計，當為此捷報之二倍或三倍。此外，除去被破壞者外，尚獲有砲二萬二千門，戰車一萬八千輛，粉碎飛機一萬四千五百架，佔領達英國本土之四倍。以上是希特勒演說中所說的德國之戰績。此數字多少也許有些出入，不過德國所獲的戰績，確可以肯定其相當的大。而蒙受如此巨大損失，內部仍不崩潰，人物兩方，均能維持有抗戰餘力之蘇聯的國力，亦確足驚人。

由九月廿九日起，所聞的互乎一週的英美蘇會談，是否已決定如何具體的援蘇，非外人所能知，然據新聞紙上之所傳，蘇聯確以英美繼續行徹底援蘇政策為條件，確約不對德單獨媾和而繼續其長期抗戰。英美側確認蘇聯之抗戰能力，支付約五億元之抗戰物資(包含戰鬥機一千架)。

此種援蘇工作，是否已按計劃進行，係另外一個問題，英美之衷心企圖，乃在藉兩者相戰之機會，使之共倒，德國勝，固然是他們所希望的，然而同樣的，結果若蘇聯勝利，亦絕非彼等之所欲。因而是否已如蘇聯所希望而與以援助一事，誠多疑問。不過他們為一時之要求，與蘇聯連結一事，確可與彼等自身內部以深刻之影響，這在過去的歷史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

德美關係之前途

一手包辦英國蘇聯印中國之戰爭經濟之美國的參戰，早已突進到決定的階段。儘管巨額資金，向打倒希特勒突進之美國的參戰，已非正義人道上的問題，而是為直接確保自己之利益。所殘留的問題，只是由中立法

之改正的國內手續，所以事實上，美國已十足的參戰了。然則爾等事件以來，美船之擊沉及損傷，已近於十起，這些事件，已為美國利用作積極攻勢之理由，自不待言。

美國之實力行動，首先起於防衛水域之設定。羅斯福大總統發出「在認為防衛美國必要之水域上，所遇到一切樞軸國艦艇及飛機，立即攻擊」之命令。且根據此種命令，美艦艇三百隻已向各地開始其必要行動。美國所認為必要的防衛水域之範圍，並沒有明確之定義，據赫爾國務卿之說明：「防衛水域之範圍，完全由美國之自由意思來決定。」

此防衛水域問題，由諾克斯海軍部長之說明，稍見明確。其要旨：一、美海軍自十六日（九月）起，由美國至冰島近海海面上航行中之有關一切武器貨與法的貨物輸送船，以實力防衛之。

一、右貨物船，凡積載武器貨與法之物資，則不論其揭示何國國旗，概受美海軍之保護。

一、美海軍受到如次之命令，於上肥水域中，如遇到樞軸國統制下一切之潛水艦及水上奇襲艦，盡可能之方法，捕獲或破壞之。

此外，根據英美兩國海軍間之協定，為保護英軍海軍之輪船，美海軍由美國至冰島，英海軍由冰島至英本土，各自分別擔任護送。這些事實，可以解釋為事實上對德宣戰。

美國參戰之最後準備手續，是中立法問題。中立法禁止事項中，現在所殘留的，僅美船禁止入交戰水域，及美商船禁止武裝兩條。此外均已撤廢修正，或者是廢於有名無實中。不過美國為了積極參戰，所餘之兩條，亦有必須抹殺之必要。美首腦部最近已將對此之修正或撤廢之提案，於公式上言明。由其實現，則名實相符之參戰的機會，亦日益迫近。

◇日美折衝與三國條約

一方，對美實行外交調整的和平手段，他方，由三國同盟與與德義攜手之日，由美國對德宣戰之切迫，自不能不受特殊複雜的影響。三國同盟締結者之日本，與同盟國交戰的敵國來實行外交調整，也許令人一見即有矛盾之感。然而這只是皮相的觀察，如從三國同盟之根本的精神來理解，自可消除。此種矛盾感以及疑惑感，換言之，三國同盟是以建設世界新秩序為目標之精神的結合，確約為達成此目的而協力。協力的手段，有時候是戰爭，有時候又是和平的外交。只要日本不放棄其東亞新秩序建設之理想，同盟的精神，即永遠存在。故為建設新秩序所行之手段與方策，不論其為和平的，抑或實力的，總之不遠及三國同盟之精神。進一步來講，本條約之根本方針，乃在防止戰亂之世界化，以此來確立世界和平，此種精神，才是締結三國條約最重大的動機。因而在日本來說，

為符合條約之精神，可盡所有之和平手段，假如有第三國從事妨害，自必毅然排除之，為建設世界新秩序，自有步步向前之決意。所以無論國際情勢，有如何的變化，三國同盟的根本精神，是日本外交之基礎，不會有所變化。

如上述，三國同盟以精神結合為基礎，於一定條件下，締約國所負之義務，已如條約之明文所規定。締約國終不能避免其義務。立於如何條件之下，負擔如何義務，都是由實際事態來決定。以目前的情勢來看，由美國之積極的攻勢及日本之和平手段成行等，我們可以充分的預想得到將有堅固日本國民重大決意之事態發生。

八月廿八日日本近衛首相對美文書發出以來，關於「日美兩國間懸案的太平洋問題」的交涉，進展如何，因無任何發表，自不能窺知。不過就美國官方之談話，對於關係到日美問題，即極其慎重來看，其正在相當微妙關係中推行，誠不難想像。

關於交涉中之具體事項，雖不可知，然就原則論來看，如果與確立東亞共產圍理想相背馳時，和平手段即不復存在。經過數月的似有似無的交涉，以常議度之，實極明確。

日本所實行之此最後和平工作，如不能成功時，其將引起何種事態？不言自明。日本亦必以獨立立場，向以實力確立東亞共產圍邁進。東亞共產圍實力的行動，並非是直接以美國為對象，然美國如對此種情形下，日美戰端開始時，三國條約自要求締約各國履行其當然之義務，這與由美挑戰攻擊而惹起之德美戰爭，是同樣的。此對於日本，自非容易的事件，然而很明顯的，對於美國也不是十分簡單的事件啊！

吾友

第一卷第九十七期

卅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努力建設中之倫敦防空曠

(封面) 日美問題與樞軸關係

陷入火窟中的莫斯科

世界一週

最近外科醫學上之驚人進步

再測驗一下你的智力

郭華氏殺子案之弦外餘音

秋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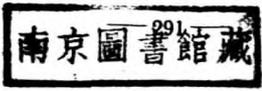
你有自信心嗎？

民主味十足的燕大三黨

牛奶糖 咖啡糖

剷除爸爸

心事憑誰寄與？



攝影明星瓊特小姐的傑作 陷入火窟中的莫斯科

·平·



火砲射高，彈明照由空上之場紅與宮林穆克
。景奇的成織錯交燈照探及以

本文附圖係美國攝影記者鮑爾克·瓊特小姐在莫斯科時冒險攝得，足以表現戰時莫斯科的風象，與普通攝影迥乎不同。瓊特小姐今年芳齡僅十九歲，精於拍照，以其所拍製的稀奇照片供給世界各大雜誌，故有「攝影明星」之稱。

當七月二十三日德機大舉轟炸莫斯科時，瓊特潛伏於美國大使館的樓頂上，澈夜未眠，而於彈片飛舞與火光滿天之中，將此罕見的景象一一收入玲瓏巧小的鏡頭中。如果我們認為照片能够代替文字來報導新聞，或其效力較諸文字為大，那麼，瓊特的工作是值得受人讚美的。

美國大使館與其鄰近的最大戲院「瓦喀坦科夫」均遭炸彈的波及。駐蘇美國大使「斯特因哈德」於轟炸之前一日赴莫斯科近郊避難，而於使館被轟炸後之第二日趕來視察，所見者不過破碎

的彈片與被毀的器具。按美國大使駐蘇將近二年，自德蘇戰爭爆發後，公務驟繁，每日工作竟達十二小時，體重減少了八磅。

因德機轟炸過於猛烈，莫斯科市民於七月末開始撤退，大部分移居亞洲部分。因之街市、車站、公路的起點頗早雜沓擁擠的情形。在此混亂的撤退中，凡捏造事實，流散謠言者，一概處以四年有期徒刑。

德機對莫斯科除投擲炸彈外，還有燃燒彈，照明彈，以定時炸彈。在漆黑的天空與漆黑的地面上，所能望到者是銀鍊一樣的探照燈，火炬般的照明彈而已。地上的高射砲火在空中爆炸起來，每一秒鐘都會降臨。這是每一個在空襲下的人民所能感覺到的。

莫斯科第一次被轟炸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夜，正是開戰後的一個月。德機每次轟炸的主要目標是克林穆宮和深居宮中的主人斯塔林。保護斯塔林的是密集的高射砲陣地及堅厚的避彈室。因為斯塔林的生命較諸希特勒尤為重要。希特勒早就說過：繼余後者的戈林將軍，繼戈林將軍之後者為赫斯。赫斯雖然一去不返，終有戈林將軍為其繼承人。斯塔林既無此種預囑，故其一旦遭遇不測時，後繼無人，克林穆宮必成內亂與政爭的主要目標了。



世界一週

☆ 杞人憂天之感乎爾

英國近東總司令威字爾在新嘉坡之新聞會議席上曾作以下宣稱：「印度之右翼即為遠東；遠東之軍事情形如發生任何變化——特別是緬甸，對於印度有直接的關係，而英國在遠東的軍事中心即是印度。自遠東情勢緊張以後，英國軍隊及武器源源向遠東輸送，至今繼續未已」等語。按威字爾於最近曾到印度，緬甸，及馬尼刺視察遠東情勢，並與遠東空軍總司令巴布翰舉行會議。其對於德蘇戰爭與遠東之關係發表如下談話：「德軍如向印度前進，必在亞北戰線上遇到強力的抵抗。英蘇兩國軍官對於防衛遠東上，可以相互諮詢與合作。」觀此一段談話，威字爾似已預料德軍將向東進至印度。實則此係杞人憂天之語，假如德軍果能長驅直入，直趨印度，至時印度不攻自破，更何待於防守與抵抗？

☆ 來稿大仗勇當重任

自近衛首相貼書與羅斯福，已倏經兩月之久。在此兩月之間，日美關係將演進至何種程度，始為關心時事者揣測議論之中心問題。關於日美談判之內容，兩國政府雖未發表任何說明，但會談之難於順利進行由來猶大使於五日起程赴美一事可以得到反證。來稿大使此次大仗赴美係一援助一駐美大使野村以進行折衝。所謂「援助」者，其意義將如何解釋，自有事實之答覆，不必妄作揣測。不過，日美會談無論進行至何種程度，日本政府對於此次會談所抱定的原則要以保持尊嚴與國威為主，此點甚屬顯然，無庸贅言。吾人預視來稿大使不辱使命，而努力於打開僵局，使太平洋之形勢復歸於風平浪靜。此不獨為遠東之福，亦全世界之幸事。

二 最近外科醫學上的驚人進步二

縫合血管猶如織補襪子，金屬碗可以鑲入人體

邵之

近來醫學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而於外科手術上也是日有新奇的發明。現在外科醫生每天都是在施行着一些不久以前認為不可能的手術。下面是最近關於外科醫學的幾種發明，均已經過研究試驗的階段，而達到為人類解除痛苦及延長生命的安樂之路了。

縫合血管的「織補球」

許多年來，外科醫生所感覺到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把柔軟微細的血管縫合一處。去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醫科三年級的一位年青學生西德尼·司密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決定認為外科醫生所需要的，就是一種類似他祖母織補時所用的磁球。倘若有了這種工具，那麼可以把血管撐起成平滑的管狀，就容易縫合得很好了。可是把血管縫合之後，那個「球」在血管裏面怎麼辦呢？



○ 質膠其驗試液血取抽尾鼠的驗實供由



○ 形情之裹包後管血部腕合縫「球補織」用利

司密斯在實驗室裏研究出了一個解答。將融化的葡萄糖注入各種細細消毒的膠皮管中，俟葡萄糖凝成桿狀，即截成適度的小段，然後除去膠皮管，於糖桿表面覆以薄一層在體溫之下能夠融化的膠膜。那麼外科醫生在血管上施行手術時，祇要先夾住血管不使血液流出，然後將血管的兩端套在適當粗細的糖桿上，縫合後，再除去血管夾子。血液恢復流通之後，在一分鐘以內即將糖桿融化。

今年六月司密斯得到了醫學博士的學位，在許多青年醫生當中，以獎有的光榮開始他的實習了。他得到高等的專門獎賞，而且看到「外科雜誌」上登載着說明他那「外科織補球」的文章。

親密的合金

受傷或得傳染病常易損壞髖部骨節內部堅硬

平滑的軟骨，這種軟骨是襯在骨臼內面，以使股骨得以自由滑動的。倘此軟骨損壞，則骨端與骨臼連接生長而失去關節的活動，結果極為痛苦而至殘廢。用手術將其分開是無效的，因為在新的軟骨沒有自然長成以前，它們又早已連接在一起了。

麻省普通醫院的骨科主任畢特生，推想倘若除去骨端生出的骨狀物，將一碗覆在股骨的頂端，則可阻止再生出骨來，而在此時期軟骨也就生成了。然後可以再用玻璃碗試驗，但由於病人身體的重量，總將其壓碎，用假象牙，石膏，或金屬也都不成功。三年前一位牙科醫生告訴畢特生博士說，凡內布爾博士發明了一種新的合金，叫做維他利歐姆 (Vitallium)，這種合金含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鈷。百分之三十的鎳，和百分之五的鉻。這種合金與其他的金屬不同，能夠將其深深地鑲嵌在人的身體內而不致刺激組織。

於一九三八年，畢特生博士最初將這種合金做成的碗鑲在股骨上。自此以後，其他的醫生也做效此法，用過幾百次。用此方法，病人在幾天之內就能運動他的腿而毫不感覺痛苦，兩個月之內就能扶着拐杖行走，不久連拐杖都可以不要了。

畢特生博士在他的方法上還可以略加修改，因為維他利歐姆既是對於人的肌肉極其「親密的」，那麼覆在股骨上的碗可以永不除去了，這樣免得再動第二次的手術。

天然的「神經膠」

神經的細胞與身體其他的細胞不同，神經細胞不能增殖更換。因受傷或動手術，神經切斷時，必須將其縫合始能與纖維連接，但神經極不適於用針縫，雖是外科專家，對於這種工作也感到非常困難。

去年九月，牛津大學兩位受羅氏基金資助研究的動物學家，研究出一種方法，可以完全不必

(7)

用針縫合神經。他們將難的動脈中的血取出，冰十分鐘，然後放在旋轉器中攪成一種黏膠。將切斷的神經對合，剛上這種膠，在十分鐘以內即凝固，而將神經的兩端堅固粘住。這種「神經膠」可以存留相當長的時間，以待組織完全長合，始行溶解而被身體吸收。

溶血劑

血液的一種神秘是遇見空氣即有凝結的傾向。設若沒有這種自行凝結的物質——這種物質就是在血液中的一種微小黏性的血小板——那麼即使受一點小傷，也不能自然止血，而不免於流血致死，而一切外科手術也不可能了。

可是，血液的凝結性有時也能給人一些麻煩。血小板粘附在血管內壁的小裂縫中能够構成血栓，而阻止血液的流通。施行手術除去這種血栓，往往反而使病症變成更為複雜，因為靜脈或動脈閉閉縫合之後留有一個隙隙，這正是為血小板再度聚集的好地方。

於一九一六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者由狗肝中抽出一種東西叫做海巴林(Heparin)，可以溶解血液的凝結，但毒性過大，不能用之於人。加拿大有四位醫生，麥斯德(亦為發明胰腺素之一)以海巴林作試驗，結果發現由牛肺中抽出的海巴林可以製成無毒的物體。

去年外科醫生因為有了海巴林這種東西，已經可以安然開割血管中的血栓了，在以前患各種血栓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死亡的。現在將血栓除去之後，縫合血管，用一空心針將海巴林注入縫口近處，以是構成血栓的危險得以免除，經過相當的時期即行痊愈。

三再測驗一下你的智力

· 雪仙 ·

- 在發表過大測驗問題以前，譯者有個唯一的請求，就是希望讀者們不要先看答案，先憑你的腦力去解答，直至將十題均作出以後，再與答案相對照，否則就失掉所謂「測驗」的意義了。(答案請參閱十五頁)。
1. 兩個自行車在一條直馬路上相向而行，其速度均為每小時十五哩，當此二車相距三十哩時，忽有一馬蠅落到一自行車上，後又向另一車飛去，然後又如織布梭似的在兩車中間來回的飛着。此馬蠅飛行的速度為每小時二十哩，問於兩車相遇時，此馬蠅飛了多遠？
 2. 在五分鐘之內，你能不能說出三個數目字來，此三數之和與積須相等。
 3. 一個煙消者，沒有香煙抽，四處搜尋着煙捲頭。他學會了用七個煙捲頭可做成一枝紙煙。做得和新的一樣好。他找到了四十九個煙捲頭，如果他每三刻鐘吸一枝煙時，那麼他所搜到的四十九個煙捲頭，可以供他享用多長時間。
 4. 一個狗若欲進入一個樹林中，須行多遠？
 5. 某人的辦公處和住所各在一個圓形鐵路直徑的兩端；如果從一方面出發，每小時速度為四十哩，路上需要一小時和二十分鐘，然如從另一方向出發，取同樣之速度，則路上需要八十分鐘，為甚麼？
 6. 數學家路易易斯哥羅(Lewis Carroll)為Alice in Wonderland 之下者發明一種猜字的遊戲，試用下面所給的字母字，組成五個字，然而在所給的字母字中，不許加進其他字母，例如給字：C, G, M, N, V, 則為正確之答案：I, W, K, V, 2, K, G, 3, C, H, E, O.
 7. 一個筐子裏裝有五個蘋果，屋裏有五個人，如何能使每人得到一個蘋果而筐子裏還有一個？
 8. 你銅元有十六元，用一半的錢打賭去，你贏了，猜中了，或背，無論打賭去，再用你所有的錢的一半去賭第二次，然後再照樣做六次，錢一半去賭第三次，如此照樣做六次，結果，你贏了幾次？或贏了幾次？
 9. 某農夫有幾畝地，他有一隻乾草，他所有的乾草，你問他乾草有多少？乾草有多少？
 10. 現有議員、經紀人、律師和大夫四個人的名字是(排列之次序與上不同)：Alfred, Alexander, Albert, Aloysius, Alfred 和經紀人及 Alfred Alexander 和 Alfred 有親戚的關係，Alfred 和 Aloysius 是好朋友，你能猜出那人服務那種職業嗎？

全國唯一圖書 龍門聯合書局 北京分局

各校同學購書贈送 九折優待券

地址：正館西單商場北樓 和外琉璃廠西門一五五號

即令是一個最壞的人。但可惜在現在的社會，事實告訴我們，尚不能達到這個地步。

人類維持的秩序最高權威，不是法律的嚴峻，而是道德的進展。法律效能僅能及於行為的過失，這是屬於外延的。如妨害他人自由和安全的

行爲與良心惡與罪

「罪惡」。若細分別則有所不同。前者可稱爲惡(Guilt)或罪過(Gin)，後者可稱爲罪犯(Guilty)或罪過(Gin)。人們只能

看到惡，而不能看到罪的。雖然內在良心的缺陷，多少總會於外部的行爲有所影響的，但常常是不顯明的。所以良心的惡比行爲的罪，在羣體的社會圈中，是更較重要的，爲害也更大的。如果社會中某一個人的良心是惡的，則不問是否有犯

一秋一葉一集一

五子

本文作者王石君，爲近年來青年作家中最富魄力，作風最深刺動人者，其作品學集中刊載於沙漠重報及朔風中，中篇小說「風」及隨筆「戈壁風」尤爲膾炙人口。茲經編者特約，於本刊上寫一秋葉集一散文隨感，逢一與讀者相見，敬希大家注意。(編者)

我在下關登日本國土，受海關檢查員的詰問時，他問：「您有幾個名字？」您有幾個太太？」「抽鴉片不抽？」這是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特點。

我常常說「衣食」問題，我有一位朋友他總不這樣說，他說「食色」問題，實際上，還是他的話坦白。

德國的人口是八千萬，徵兵的數目是一千萬，其精銳由此次戰鬥力可知！我們中國有四萬萬人口，號稱爲世界第一人口的大國，招考航空駕駛員時，平均二百人中得一位，這樣看來，

罪的行爲，我們也不能說他是個好人的。雖然惡的良心，比惡的良心，還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犯法律

如善的行爲，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犯法律典章的犯罪心理，雖然也因為崇高的個人道義所不許，但不能由法律懲罰的，只好讓個人的良心去支配了。這不能不算是人類的莫大遺憾。但是

先天的遺傳，後天的環境，都影響一個人的道德，所以道德標準，也要因人而不同了。郭華氏殺了二子後，繼被判死刑，這是根據了他犯罪的不合理度的淫浪心理，和該殺二子的意圖，但法律却絲毫也不能懲罰他的。如果人類道德進展到不但能自覺，而更能覺他的程度；每當一種不良的有害他人的意圖呈現在良心上時，我們立時使用偉大的道德規律去分析這種不良的觀念，斷定它確是惡的，那麼我們可以很快的克服它，驅逐它，使化爲烏有，因此也不會有犯罪的行爲發生了

德國的青年兵士，到了佔領地區，是唱歌，是游泳，是野外運動，有時去酒店飲酒，決不談女人，不戀愛，德國之有今日，不是簡單的，叫我想到我國的青年，我們喜愛的那種美國式法國式的自由主義。

你隨便走進一個中學或大學裏去看看那些年青人的身體，你再在背地裏和他們談談人生觀，就能明白中國爲什麼成爲現在的中國，如果你若再背在電車裏留心一下乘客，我們自己還說什

識的薄弱使然呵！郭華氏的犯罪行爲，現在已被判處死刑，這確是揭去了陰暗的幕紗，與社會一個光明的場面，這不能不說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但社會上的醜惡，總是在黑暗中偷

醜惡

的進行着，郭華氏的案件，到現在被告一結束，我想在這五花八門複雜的社會裏，仍恐不免有許多喪心病狂的男女，還麻醉在不合理的變態戀愛中，在社會法律作着僥倖的態度嘗試着。打着戀愛自由的旗幟，喊着坦白友誼的口號，戴着

自欺欺人的偽面具，自命爲先進者，自稱爲文明人整天的在光彩耀目的金錢下，誘惑迷離的物慾上討生活，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忘掉了所處的環境，這誠然是一個大大的危險，這是很容易使人走向墮落的深淵裏，很容易使人遭遇意外的不幸麼？

一次我在電車裏，看見一個人把座讓給一位老太太，那老人剛要挪動她那顛顛的身子就座，突然一位短裝的婦人一下子搶了去，她看見那位讓座的人瞪了她一眼，她堆滿了一臉怒容：「我花了錢啦，」別人都沒說話，她又自語：「花錢坐車，怎麼着！」我當時覺得，後打從今天我們人人都有機會開始念國語，中國有希望還得二十年以後。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吾友合訂本第三號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三號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截止，共計二十七冊，秋夜洋式精裝，每冊僅收原價四元，本日開始發售，外埠另加寄費一角九分。

告誡兄弟們

兄弟們！

注意保護自己！

小麥

我提出這個來聊聊，並不是我自己對於這個頗能感到好處，而有一些經驗之談來貢獻給兄弟們，乃是所謂「拋磚引玉」而使大家能注意這很重要的問題。

「自己即小我」，「小我」即構成「小我」的每一個分子，沒有「小我」也就沒有了「大我」；無論是為全人類，國家，或即本身自己之將來之發展，進步，當然我們都不得不特別注重我們自己，況且，尤其在年青時，環境常能摧毀一個有希望的人，當他自己不能忍耐，或改造四周的惡劣環境，或不能保護自己時；所以，我們小兄弟們應注意保護自己！這是做一個「人」的先決條件！

當然，也要我們大家早已很明白這個了！但據我所知之中，確乎有許多並不能完美做到，為了一些外間的虛名，洩利所引誘，或即本身內的一種思想的惡魔的發動！但是不要緊，那是我屢未曾特別注意到的原故！假若從此我們開始注意的話，那麼自然我們能保護自己很美好的了！

先就肉體方面說：最要注意飲食起居之適宜，以不使身體患染病，即使是傷風咳嗽一類小病；因為每病一回，自己的身體便受一回摧殘而健康程度低落一些，這種無辜的禍殃假若遭遇上，想一想，豈不太冤麼！

不要把天賦的機能拋廢了，如果事實許可的話，做事，上學案「安步以當車」，省下的車錢可以有許多大用；一位同學因為家庭之富有及「懶

魔」之引誘，而每日乘汽車上下學，久而久之，兩條腿雖變得頗肥，然而走不到一兩里路就力不能支配了，現在反而以此為苦了，這又何苦來呢？所以我們要注意自己不和懶魔接近，而養成忍苦耐勞的習慣！

冒一些無謂的險，毫無價值，有時反而常因此身體受傷，如騎車雙手均不扶把，擠電車不顧死活；……，到臨勇敢冒險時，我們要有大無畏的精神；然而無謂而有危險的事，千萬不要去冒這一險！

還有一樣非常重要而兄弟常諱口不言的事，就是無意識的自瀆行為，我們自命社會未來中堅份子的健全青年們決不要去碰！小而個人的精神，身體受大損傷，大而種族的強弱存亡亦在乎此，其害當不言而喻，並且差不多兄弟們也都知道，可是常有明知其害，而不能止，這是個人的意志不堅之故！我在二年前，也曾染上這種惡習，頗幸而我很快的明白了，並且改除的方法和意志願健，所以我跳出痛苦之樊籠！這是我常引以自幸的！

要想改除此種惡習，須把精神思想完全專一灌注在某一種學問上，絕不讓它「想入非非」，並且每日盡量運動，使身體十分疲倦；不困，不睡，一睡就著；這樣連續二星期之久，自然不會

我有些同學，在他們無論做什麼習題時，數學也好，物理化學也好，他們總是一字字的都向旁人問一遍，這好像是求知甚強的表现，其實則不盡然，我觀察他們的成績，並不比旁人做的少

你有自信心嗎？

站在客觀的位置，用冷靜的理智去批判一下自信與偏見的不同。

微風

再去自瀆了！再者，同時可多看一些關於這偏僻的衛生書籍，那麼，你當然要以這種生理行為為無意識，極鄙卑可笑的事，而遠之若臭了！關於精神，思想一方面，我們尤其要注意保護它，因為精神，思想上的污點較肉體上的更難去掉的多多！

不要使自己的精神萎頓，思想不正或墮落，許多太聰明的人，常常想的太過，但即反而「織繭自縛」，終日無病呻吟，說人生活「苦惱」，而「呻吟」而不能使人生「快樂」，生活「有趣」一些！假若人生真是「苦惱」的，那麼別人也是一樣的活著，快活的活著，何以你獨要自找苦吃呢？其實，事在人為，生活是你支配的，可以有趣，可以乾燥，全在乎你，苦樂是相對比較而生的，可以聽為苦，也可以苦作樂，這也全在乎你自己！

我總守著我的信條：使精神快樂！當惡運臨頭時，我能自寬自慰，當順境時，我時時使我自己精神上正確的自思安適，這樣，我能使我自己永遠不厭倦人生！兄弟們！蓋亦一試乎？每日，每日的生活著，你總要立許多希望在前面，這樣，生活才更有趣，精神才更快捷！雖然，失望是和希望成大小多寡的正比例的，但沒希望的生活，是驅使你努力的，是成就更小的！況且，在希望將成失望時，你本該如此自寬自慰：「我原不應做此奢望的！失敗是應該的！」

隨筆寫來，當然不免有許多遺漏和謬誤，好在我是「拋磚引玉」的意思！希望兄弟們談談高論，我這裏「洗耳」以待！

更不比旁人做的壞，甚至更精確，更詳細，可是他們何以要問旁人呢？原因是他們不信任自己了，對自己所作的都成了疑問，到底是對不對呢？



友誼

一個需要友誼的安病者

誰以為我在病中不與我交朋友，那麼他一定是世界上最愚的人，我們知道古往今來最偉大令人欽佩的友情，是生長在患難中，因為患難中才有高僧純潔坦白的感情，您們能捨得放棄這種將來具有以肝膈相報為志的友人嗎？

具有好心腸的友人們，請拿您們最珍貴的同情來安慰我這正在病中寂寞的友人吧！尤其其是醫院中的白衣天使以及將來有志於此道的姊妹們，溫柔，有如凱旋曲線在白衣觀音，中那樣人慈善，用那病者所最渴望的柔音慰語來與我通訊吧！如果我疾得以速愈，則生當報官，死當結草以報。

我，是年二十二，有如原標的豐富情感，患病前肄業於津市某下學院，乃一此刑硬性男兒，特種旅行，登過泰山，爬過溝口，徒步至北京。
No. 283 苦人兒(北京)

● 一個需要予以學識幫助的女性

我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孩子，受過普通的教育，因家庭環境的關係，在前年就步入社會裏來了，在社會服務，因對於辦公事情及來往公函的信件感覺非常困難，我常向由吾友介紹，認識幾位在學識方面，能誠懇熱心來指導我的朋友，不分性別，現在我來告訴你們：我沒有兄弟姊妹，性情喜樸素，愛聽戲劇，喜和知己朋友做郊外旅行，喜看有價值的小說，不喜往人多的地方遊逛，朋友我是這樣的人，願意幫助我的朋友們，我在靜心的等待着你們的熱心指導。
No. 282 小玉人(北京)

● 「低能兒」够得上友人的資格麼？

我是年已雙十的人，男性都還在初中求學，實在也低能得可以。在一個秋天，我患過秋季憂鬱症，心情大膽弱，終於被毫無機毀了我的頭腦，我轉變成白痴了！但，我不願作為低能兒而自暴自棄，我相信努力可以使我自己年青。我依舊有我所喜愛的東西：如文學，音樂……我雖不擅文學為何物，至少已竟有一點認識；它將永遠是我寂寞的伴侶。而除此以外，我需要友人的援助，友的指導與愛護，於是願尋求一個真實底友人——在文字上通訊的朋友。

假如讀者認為我夠得上友人的資格跟我的資料的話，（不限於同性或異性），馬上來指導我這迷途的羔羊吧。
No. 285 木冰(青島)

● 快來同情這個有殘疾的人。

十年前我在杭州省立一中讀書，為了我這纏綿的結核症，舉家別了可愛的西湖，來到故都就醫，於是，在西山過了幾年療養的生活，現在經營着一個小規模的米麵莊，已經的確是一個高人了。本來，我是一個文藝愛好者，曾發表過幾十篇文章，現在也還努力文學的修養，但是少時因病失學，終感學識的貧乏；同時因為住結核症的结果，我的下肢關節石灰化，走路必須轉拐支持，來往很不自在，所以缺少交際，因此種種，我是如何渴望着朋友，渴望着熱情的安慰啊！

如果有同病或者同情我的朋友們，不以我是一個商人，不以外表的形骸來估計我，願意經了「吾友」的介紹，我們就做為好朋友。
No. 286 某人(天津)

● 需求脾胃相投的朋友

友誼，是我們每個人生命線上不可離去的，所以我也在例外的。我的朋友不多也不少，可是按脾胃相投的四个字說來，我還真真的度缺的在等待着這麼一位朋友。我是喜歡英文，雜誌，與文藝的，現在我在某西醫院服務。談到時間上的問題，我是很有餘暇的。我是二十二歲的男性，我需求青年男女朋友互相安慰與指導。
No. 287 諾爾(北京)

● 一個性情坦白而狂放的孩子

很多的微友者都狂叫着他們的需求，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是個盲從者罷了。我是個正在初中的學生，很高興與學，但不會久讀不倦，有時玩玩球，看看雜誌，愛文藝，曾投稿子於報紙上，或畫畫漫畫，但未發表過。樂器中愛聽鋼琴提琴樂具的演奏，自己只會口琴。平日愛聚會野宴，或三五同伴談笑。個性坦白，狂放，但不共會用圓滑的手段交際。人，雖是很平凡的一個。可是知已的朋友還沒有，希望幾位男女朋友，互相通信就心滿意足了。
No. 289 默(青島)

● 一個忠實的醫學生

朋友！我學習的功課是特別的，許多人憎惡，而少數人學習——那是醫學，但是任何人都要和醫生接觸，這真是沒有法子的事，假若您想當「醫學生」也是和普通的學生一樣，而且更富感情，更慈善，更了解人生的時候，請您和他作一個通信的朋友吧。他是忠實不懂得欺騙的人，他希望您也要誠實。
No. 290 俊平(北京)

● 創辦一個文藝研究會

諸位親愛的同學們：我們幾個年青的孩子，預備組織一個文藝研究會，會員已經有了幾位，然而我們的力量太小了，性別不一「微友」的圍地，以熱誠坦白的徵求幾位會員，所不限制，最好是十五歲到十七歲的範圍中，我們是極力的希望有人來幫助和參加！北京西什庫後庫第四中學。願意參加該會的朋友們，可以直接通訊報名。
No. 291 葉葉(北京)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吾友」！



生活的藝術

The Art of Living

Andre' Maurois 原著 陳驥 譯 (32)

思維的藝術

笛卡特的方法在我們的內部構成一個玻璃和鋼鐵的小字宙，可是我們十分知道，外部的世界與這精確透亮的機械的影像並不相合。被風吹拂的樹葉，暴風驟逐着的濃雲，田野上的勞動，都市中的熱情，在這裏是沒有地位的。

雖然毫不難有感情和偏見，也沒有一種推理能够使我們看見蘋果的形狀和那甜而酸的味道。三段論法的理論無法使我們說明一種未知的細菌所引起的疾病。這類問題必須去問自然界，而不是問我們自身。兩世紀以來，給人類這樣可驚的力量去支配外部世界的各種方法，邏輯、觀察、和經驗的混合。推理不過是這種方法中的一部份，但其結論是永遠與事實相對的，倘此事實被結論證實，遂認為事實，倘與推理相反，即排斥之。

實驗方法往往歸功於培根。大概他是最初明確設定實驗方法原則的一個人。但這種方法在古

代早已被人不知不覺地在應用了。一切未開化的民族都有許多經驗，而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個人的書房裏，我設法找出引來胡蜂的原因。也許那原因就是我那桌子上的香石竹嗎？不拘如何，我將它拿走，過了一會胡蜂都不見了。再來證實一下：我由隔壁裏裏把花拿來再放在我的桌子上，胡蜂又出現了，於是我發現了一種自然律。我知道在一年中的這個季節裏，我的書桌上是不宜放置花草的。

實驗方法要點歸納起來是很簡單的。如克勞德·伯納所說，實驗方法是有系統地以事實來試驗我們的思想。人們由於觀察而得一些假定，這些假定是根據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為了要證實這些假定，學者們於是更加努力去觀察。觀察家是聽取自然，「居維葉（十九世紀法國博物學家）說，『而實驗家是質問自然，強迫其表明其自身。』例如，他變換原因，注意其結果的變化。倘若他看出原因與結果之間有一定的關係，那麼就明白證實了那種關係的觀念。但發生錯誤是可能的。日蝕之後發生戰事，並不能證明戰事是因日蝕而起。有一個故事說，一位牛津大學的學生每晚飲大量的威士忌酒加蘇達水，而不能清楚地思考。他換了白蘭地酒加蘇達水，後來又換了果子酒加蘇達水，但效果完全一樣。於是他又下一個結論說，『無疑的，那原因一定是蘇達水。』倘若他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實驗家，他或許更進一步去試驗不加蘇達水的威士忌酒，白蘭地酒，和果子酒，那麼他就會發現他的錯誤了。

以觀察和實驗，由現象之間不變的關係中得出一些假定的就是學者。倘若他的假定由一切可能的實驗證明，他就暫時把他的那些假定看成自然律。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在科學的許多部門中，如化學，生物學，醫學，經濟學，政治學，笛卡特的法則雖然仍是一種必要的對證，但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也不足以指導我們的行動。當時間成為唯一的要素時，我們怎樣來一按照一定的次序組織我們的思想呢？關於一個問題有無數的材料問題，我們怎樣纔能無一遺漏呢？

實驗方法要點歸納起來是很簡單的。如克勞德·伯納所說，實驗方法是有系統地以事實來試驗我們的思想。人們由於觀察而得一些假定，這些假定是根據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為了要證實這些假定，學者們於是更加努力去觀察。觀察家是聽取自然，「居維葉（十九世紀法國博物學家）說，『而實驗家是質問自然，強迫其表明其自身。』例如，他變換原因，注意其結果的變化。倘若他看出原因與結果之間有一定的關係，那麼就明白證實了那種關係的觀念。但發生錯誤是可能的。日蝕之後發生戰事，並不能證明戰事是因日蝕而起。有一個故事說，一位牛津大學的學生每晚飲大量的威士忌酒加蘇達水，而不能清楚地思考。他換了白蘭地酒加蘇達水，後來又換了果子酒加蘇達水，但效果完全一樣。於是他又下一個結論說，『無疑的，那原因一定是蘇達水。』倘若他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實驗家，他或許更進一步去試驗不加蘇達水的威士忌酒，白蘭地酒，和果子酒，那麼他就會發現他的錯誤了。

以觀察和實驗，由現象之間不變的關係中得出一些假定的就是學者。倘若他的假定由一切可能的實驗證明，他就暫時把他的那些假定看成自然律。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能證明那些在物質的科學中，我手裏拿著的東西，當我離開地而放手時總是往下落去。落下的速度可以計算出來，

學府風光

黎校長之就職詩

● 路人

本月一日男女兩師院正式合併改稱大學，當日上午校長黎上奮親臨視事，並向全體學生訓話，在招待記者時，口占一絕云：「歲月悠悠戰火熄，無端搔首兩鬢霜，竭來二十年間事，頭白重臨樂育堂。」按樂育堂為師大之會議廳。

民主味十足的大黨

秋去春來

自從學生生活促進委員會產生和食堂歸師生合辦以後，燕大的民主味更大了，今天選委員，明天舉主席，大禮堂開會，一百零三號當家開票，因此在燕園裏有幾個很向事兒的黨便也像中秋節的大鴉兒梨，應節上市了。

政黨凡三，一曰「百單八將黨」又名「梁山泊黨」；二曰「滾地雷黨」；又名「三日無所為黨」。

「百單八將黨」的最高目標當然不止一百零八個黨員，可是他們雖然希望黨徒多，並不見得每人都受歡迎，條件相當的嚴

刻：無論如何得有錢有勢，自己已注重修飾，西服革履是不用提了。沒有上列的資格，是當不上頭兒的。他們雖然又強一大大堆小嘍囉，不用說必須擁有一大堆山泊黨，或稱作小斯，在頭兒與嘍囉之間，還有兩個階級，就是小頭兒與宣傳員。頭兒是最尊嚴的，專尊著主席會長，總代表的席位，他接觸的人也是學校裏有「長」字尾巴的人格，生活極爲舒適，到食堂裏至少可以在十幾個桌上吃客飯不花錢。所以每一個黨徒的最高希望就是這個「頭兒」。

小頭兒哩，可就差點了，他們的人數在黨裏佔十幾位，必須想法得到頭兒的歡心，同時還要四外八方的範圍是校友會，各系及團契裏頭，活動的對象是主任之流，搖尾乞憐，希望佔點小勢力，不過說起來，還要算體育系是活動的中心，選校隊的時候，自個兒不成也要報名，希望人不够數把自己挑上，人數恰好够了，開個提鞋鞋，拖連連衣的也成，且美其名曰球隊幹事。宣傳員更差了，他們的人品頭下等，功課也不過是成績較平均水準略低，可是他們的兩片嘴倒是不錯，四寸不爛的大舌頭都有。他們的臭角也很快，只要有一點味兒（消息），他們都會立刻知道了，所以大鼻子巡邏隊在黨裏也有點小勢力。凡是宣傳員在平時都受訓練，見着方腦瓜兒的說什麼樣的話；圓腦瓜兒的作那一種姿式，都有專人指導

。例如被宣傳者是一位好吃飯館的人，便以「吃」爲餌，夏天鳥亭的冰激凌，冬天常三的火鍋子。如果是一個頭固不化，讀三字經，作八股文的傢伙，那宣傳員便要大倒其霉了，先由燕大的民主談到選舉，然後談到他們的頭兒如何能幹，「猶如燕京的羅斯福一般」可是老頑固一化也不化，一點情面都不講，所以「來一票，面子事兒」是應用不上的。於是再來一套，「你是文學院，頭兒和我也都是文學院，將來一塊兒混碗飯吃」，不成，再來一套，「咱倆上次進城坐一趙公共車，對，對，在車上你說你妹妹在崇實，我姐姐在貝滿，在貝滿，都是教會立的，來一票，咱倆誰和誰呀」，老頑固瞪大了眼，「都是中國人，選我也成。」宣傳員遇到這種情形只有抱頭鼠竄之一途。如是一位風流才子，宣傳員便要以介紹女朋友爲號召了。最後談到小嘍囉們，這一群可憐虫說來令人哭不得笑不得，名無名，利無利，而工作呢却又極極苦——開會的時候搬椅子，端茶點，頭兒要是連城借車，自個兒就得花一塊三，榮幸得很跟頭兒一同吃頓小館，口袋裏還得借上幾塊準備，慘狀一時也道不盡。

滾地雷黨還是近一年來成立的，在他們還沒組織起來的時候，學校的活動幾乎都是一百單八將的，他們瞧着梁山泊這一群半瓶子醋之徒，一個個不務正事，殺人放火，對於學校及同學的秩序都擾亂得不堪，所以他們才糾合了幾個同志，要打倒「替天行道」的羣寇，可是他們的勢力大小，家裏也有錢，就是勢力單薄一點，所以不敢大白天罵一頓，到了忍無可忍的前半年吧，地雷長才戰戰兢兢的下一道命令：「哥兒們，大好燕園成了梁山泊的江山，咱再不動手，命可就都保不住了，弟兄們啊，咱們偷偷摸摸的總滾吧！」他們的滾法，是分組的，一組滾一處，例如滾校長辦公室的，英文得好一點，叫做「英格利斯」組，滾院長辦公處的叫做「都督」組，滾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的叫「輔導」組，只要有一件事不適你們的意思，他們便開會決定應當向那裏滾，決定好了之後，便拼死力去滾，或親派小地雷去，或寫封信去告發，非滾到目的地不算完，他們的成績怎麼樣，還不敢說。

最末一黨該是無所爲爲了，他們的黨員多一半是書生兒認圖書館爲第二故鄉，黨員之間很少聯絡，有什麼選舉，他們也不在意，好像沒有那麼回事兒一樣，一百單八將都希罕他們，因爲讓他寫張三就寫張三，選李四就選李四，甚至他黨裏的激烈份子，有時候討厭宣傳員的嘍囉，把票單一擲：「你隨便弄上個去吧。」於是宣傳員搖着勝利的屁股突走開了。

請用二角錢，買一本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讀物
——「吾友」

吾友交換圖書室書目 (第四號)

No.	書名	著者及出版處	出版及再版年	定價	所屬
E/67	隔廈	葉紹鈞(商務)		\$0.50	借與
E/68	臨甲山	葉紹鈞(商務與生活社)	1941	\$0.60	借與
E/69	枯菴	林美英(上海)	1935	\$0.40	借與
E/70	火葬	馮道遠(上海)	1935	\$0.60	借與
E/71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上海)	1927	\$0.60	借與
E/72	徐志摩創作選	上海仿古書店	1930	\$1.40	借與
E/73	地上的一角	羅澗	1934	\$0.50	借與
E/74	痕	羅澗(上海)	1931	\$0.50	借與
E/75	我的學生生活	羅澗(上海)	1945	\$0.45	借與
E/76	惡冤	高爾基(上海)	1934	\$0.30	借與
E/77	山寺暮	嚴文井(上海)	1937	\$1.19	借與
E/78	路	茅盾(上海)	1939	\$0.47	借與
E/79	銀狐集	李用田(上海)	1937	\$0.45	借與
E/80	鴉鴉集	莫泊桑(上海)	1-24	\$0.61	借與
E/81	童話概要	趙景深(上海)	1927	\$0.30	借與
E/82	歐美近代小說史	鄭次川(商務)	1931	\$0.50	借與
A/96	憂然夫人	蘇台爾曼(商務)	1934	\$0.90	贈
A/97	現代中國散文選(上)	文藝研究會(北京)	1932	\$1.00	贈
A/98	現代中國散文選(下)	文藝研究會(北京)	1932	\$1.00	贈
A/99	戰神	拉英科(北京)	1931	\$0.80	贈
A/100	進行集	林語堂(西風社)	1941	\$1.20	贈
A/101	濤·肉·電(合訂)	巴金(上海)	1940	\$4.00	贈
A/102	沈從文選集	上海萬葉書屋	1936	\$1.50	贈
A/103	意大利小說選	徐霞村譯(北京)	1932	\$0.40	贈
A/104	西班牙小說選	徐霞村譯(北京)	1932	\$0.40	贈
A/105	小坡的生日	老舍(奉天)	1941	\$1.00	贈
A/106	日出	曹禺(奉天)	1941	\$0.80	贈
A/107	女人的故事	趙吉雲譯(北京)	1940	\$0.91	贈
A/108	風	王石予(北京)	1941	\$0.80	贈
A/109	吾家	李木霖(北京)	1941	\$0.90	贈
A/110	鱈魚集	林語堂(上海)	1941	\$0.50	贈
A/111	鱈魚集	林語堂(上海)	1941	\$0.50	贈
A/112	冰國奇遇記	徐草譯(北京)	1940	\$1.50	贈
A/113	波訖雲雲	曹乃文(北京)	1939	\$0.60	贈
A/114	幽蘭女士(劇本)	陳大悲(上海)	1923	\$0.30	贈
C/1	The Family	Nina Fedorova	1940	\$6.00	本社
C/2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sao Hsueh-Chin	1940	\$3.00	本社
C/3	Moment in Peking	Lin lu Tang	1940	\$1.80	本社
C/4	Sad Cypress	Agatha Christie	1941	\$5.00	本社
C/5	Thirteen Women	Darind Berger	1940	\$4.80	本社
C/6	Rebecca	Laphne du Manrier	1939	\$4.00	本社
C/7	Behind The Naze Front	Raleigh	1940	\$4.50	本社
C/8	With love and Irony	Lin lu Tang	1940	\$4.50	本社
C/9	Woman in love	D. H. Lawrence	1911	\$3.20	本社
C/10	Tales of sherlock Holmes	A. Conan Doyle	1932	\$3.00	陳勵贈
C/11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Thomas Hardy	1932	\$2.00	陳勵贈
C/12	A Ten Day's Massacre in yangchow (英漢對照)	Lucien Mao	1940	\$6.00	本社
C/13	Main street(英漢對照)	Sinclair Lewis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4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英漢對照)	Samuel L. Clemens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5	Ann Veronica(英漢對照)	H. G. Wells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6	Typee(英漢對照)	Herman Melville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7	Adam Bede. 英漢對照	George Elliot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8	Cabbages And Kings(英漢對照)	O. Henry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C/19	The Scarlet Letter(英漢對照)	Nathaniel Hawthornl	1934	\$0.50	李義先生贈

(1) 二十哩，因為自行車之速度為每小時十五哩，當馬飛來時，他們的飛行速度為每小時三哩，所以相對於馬的飛行速度是五倍，而需要二小時才能相遇。

(2) 而一小時之內，馬的飛行速度為每小時三哩，所以相對於馬的飛行速度是五倍，而需要二小時才能相遇。

(3) 六個和三個。這七個煙頭，如果連煙盒一起，則不為「進入」，而為「後樹紙煙」。

(4) 後樹紙煙，再繼續前進時，則不為「進入」，而為「後樹紙煙」。

(5) 走出一了。一小時和二十分鐘等於多少分鐘呢？

(6) 1. Aukward, 2. Backgammon, Blackguard, 3. Janchon, Tunchon, 4. Jhops, 5. Slnhor.

(7) 其中有一個人連同筐子一塊兒得到蘋果。

(8) 餘將輸掉九元二角五分，無論你那次輸，那一次贏，或是先輸，結果是一樣的。

(9) Albert 不是經紀人，又不是律師(因為經紀人和律師的感情不好，當然二者不是一個人)。也不是律師(因為 Albert 與律師為親戚)，議員和其他三人中之二人感情好，可是 Albert 與其中的二人感情不好，由是可知 Albert 不是議員，由以上可知 Albert 既不是經紀人，又不是律師，又可知 Alfred 既不是經紀人，又不是律師，當然 Alfred 不是經紀人，因此三者感情既不好，當然不能是一個人，經紀人亦不是 Alexander 因 Alexander 和 Alfred 感情不好，然而經紀人與 Albert 之感情不好，所以經紀人必是 Aloysius，再看餘下兩個人，Alfred 和 Albert 感情不好，可是議員與 Alfred 的感情好，所以 Alfred 不是議員，那麼唯有 Alexander 和議員了，所以 Alfred 必定是律師了。

My Friend

Cabbage Soup

By I. S. Turgenev

A peasant woman, a widow, had an only son, a young man of twenty, the best workman in the village, and he died.

The lady who was the owner of the village, hearing of the woman's trouble, went to visit her on the very day of the burial.

She found her at home.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her hut, before the table, she was, without haste, with a regular movement of the right arm (the left hung listless at her side), scooping up weak cabbage soup from the bottom of a blackened pot, and swallowing it spoonful by spoonful.

The woman's face was sunken and dark; her eyes were red and swollen....but she held herself as rigid and upright as in church.

"Heavens!" Thought the lady "she can eat at such a moment.... what coarse feelings they have really all of them!"

And at that point the lady recollected that when, a few years before, she had lost her little daughter, nine months old, she had refused, in her grief, a lovely country villa near Petersburg, and had spent the whole summer in town! Meanwhile the woman went on swallowing cabbage soup.

The lady could not contain herself, at last, "Tatiana!" she said. "Really! I'm surprised! Is it possible you didn't care for your son? How is it you've not lost your appetite? How can you eat that soup!"

"My Vasia's dead!" said the woman quietly, and tears of anguish ran once more down her hollow cheeks. "It's the end of me too, of course; it's tearing the heart of me alive. But the soup's not to be wasted; there's salt in it."

The lady only shrugged her shoulders and went away. Salt did not cost her much.

From Ivan Turgenev. Poems in Prose

War Comes to Tennessee

The calm routine of a young lady of Tennessee was interrupted recently by army maneuvers. As she approached a bridge she was in the habit of driving over daily, she was stopped by a sentry.

"Madam," he said earnestly, "you can't drive across this bridge. It has just been demolished."

Leaving her dumfounded, for the bridge was in no way impaired, he walked off.

As she deb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entry was insane, another soldier approached. She beckoned to him. "Young man," she inquired, "can you tell me any reason why I can't cross this bridge?"

"Lady," he replied soberly, "I can't tell you a thing. I've been dead for three days."

routine 日常的事情；..... a bridesge was..... 的 bridge 後面有—which 省略； drive across 開車過去； in no way 全不，一點沒有。

白 菜 湯

示 水 譯

一個農婦，是一個寡婦，就有一個兒子，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是村中最好的工人，但是他死了。

這村的主人，是一個少婦，聽見了這女人的不幸，就在葬禮的那天去拜訪她去。

她發現她在這裏。

她站在她的茅舍的中央，桌子的前面，不慌不忙的，右手有規矩的動着（左手無力的垂在身邊），從一隻污黑的鍋裏舀出無末的白菜湯，一勺一勺的喝着。

這女人的臉是沉況而黑暗；她的眼又紅又腫.....但是她仍支持着自己，剛強而直立，就好像在教堂裏一樣。

『天哪！』少婦想道『在這樣的時刻他還能吃.....他們真的就有那麼淡泊的感情啊，他們這一羣！』

在這情景下，少婦回憶起在幾年以前，她的九個月的小女兒死去了，在她的悲傷中她曾拒絕了在奧格斯堡附近一座可愛的鄉村別墅，就在城市裏過了整個的夏天！這時候那個女人却還是狂飲着白菜湯！

少婦再不能約束她自己了，最後她喊道『台提娜！真的！我真驚異！你能毫不關心你的兒子嗎？你怎麼還沒有忘掉你的食慾呢？你怎麼還能喝那湯呢！』

『我的威悉亞死了！』女人靜靜的說，憂鬱的眼淚又從她空陷的雙頰流下『那也是我的末路了，自然，牠把我的心活活的奪去了，但是湯是不能拋棄的，那裏面還有鹽呢。』

少婦聳一聳肩就走了，鹽對於她是算不了什麼的。

戰爭到了田納西

— 陳 彌譯註 —

田納西省有一位少婦，近來因為軍隊演習，將她習以為常的沉着的行動攪亂了。當她離近她每天慣於開車所經過的一座橋的時候，被一個哨兵攔阻了去路。

『夫人，』他懇切地說，『你不能把車子開過這座橋去。這橋剛剛被毀壞了。』

他說完走去，讓她驚訝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因為那座橋簡直沒有一點損壞的樣子。

她在沉思着也許那個哨兵是有神經病，這時又有一個兵走近來。她向他招手。『年青人，』她問道，『你能告訴我為什麼我不能通過這座橋嗎？』

『夫人，』他很正經地回答說，『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事情。我已經死了三天了。』

友力我

不得要領 (二)

沼波瓊音著

彼がはるばる秋雪有る山寺に老僧を訪ひ、禪を談じて十日なほ倦まざる時は、全く俗世間を知らぬもの如く見えるが、宴會にでも出ると立續けに洒落を云つて一座の中心になる、彼れの言ふ所、行ふ所悉く不得要領であると云ふ定評のあるのは成程尤もだ。不得要領は彼の生命であり宗教である。

科學者は萬物を固液氣の三體に分つ。最も要領を得得るのは固體とあるが、他物に衝突て被損することを選ぶ。要領を得ないのは液體で、器に從つてどうもなるが猶低きを選ばず。更に要領を得ないのは氣體で、器に從ふは勿論場所の高低も選ばず、空處であれば往く所として可ならざる無しである。K君は液體をも超越して最早氣體になつてゐるのであらう。彼は多くの人の如く、廣い世界を細かく仕切して狭いところに窮屈な思をしてしやがんでゐない、是非優劣の垣を跨にかけて縱横に闊歩し、寝たいと思へばとこまはす大の字なりに寝るのである。人は不得要領と彼を誘ひし字句は不得要領ではあるまいか。不得要領は自然の大道ではあるまいか。K君は最も道に適つた人ではあるまいか。僕は一生のうち何時かはK君の様になりたいと思つて居る。

勞動

「立續ける」連續「洒落」談諧笑談「成程」實在是「仕切り」截隔

人は他人に頼らず、自分で生活する覺悟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勞動を賤しいものと思ひ、何もせずには暮らすことを善いことのやうに考へるのは、大きな誤りである。「額に汗して食へ」とは人の片時も忘れてならぬ格言である。たとひ幸に金持の家を生れても決して空しく日を送つてはならない。職業を勤んで財産を作り、身を立て、世を益するやうに掛ければならぬ。

職業の爲に身體や精神を使ふのは苦しいといふほかにまた大いに楽しい所がある。農夫が田畑を耕作する時、職人が器物を製作する時、商人が物品を賣する時など、苦しみの中に、又自ら樂しみのあるものである。終日働いてその職務をへた後、一種の愉快を感じるの、何人も経験することであらう。農夫として働くもよい、職工として働くもよい、或は商人として働くもよい。その外なんでも已に適する職業について働がよい。

〔註釋〕「たとひ」縱然「もし不幸にして」若是不幸「苦しみ」原爲形容詞「む」變成動詞這是動詞的第二變化
 「何人も」無論誰也……「何であつてもよい」無論是其麼都好

不得要領 (二)

胡 謔譯註

他訪問遠處嚴着秋雪的山寺的老僧，談禪十日而不倦時，好像完全不知道還有俗世似的；出席宴會時，則洒洒不斷的說着笑話，成爲衆目的的，他有一個所言所行全都是不得要領這個定論，是最適切不過的了。不得要領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宗教。

科學家把萬物分成固液氣三體。這三種物體最得要領的是固體。但是他與別物衝突時，有損毀之虞。不得要領的是液體。他隨器之方圓而變易，尤其喜就低處。更不得要領的就是氣體。他不但能因器而易，也不擇地之高低，凡是空處沒有不是他的去處。K君恐怕已是越過了液體，而早就成了氣體了。他不像許多的人們那樣把廣大的世界截隔得很微細，蹲在很窄的地方故作窮屈之思，他定要跨過優劣之垣而縱橫闊步，想睡就不論那像「大」字般的睡起來。人們譏諷他不得要領，但是宇宙豈不是不得要領嗎？不得要領豈不是自然的大道？K君豈不是最適道的人呢？在我的一生中我想有那麼一天能變成像K君那樣的人。

勞動

胡 謔譯註

人必須要有不靠別人而憑自力生活的覺悟。以勞動爲卑賤，認無所事事的渡日爲善的人們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吃力氣飯」這是我們片刻都不能忘的格言。縱然我們微伴生在一個有錢的家裏，也決不能虛渡光陰。必須勞動精業，逐漸增加財產，以之用爲公益事業，或慈善事業。假如不是不幸生在貧家的們，也必須要在努力勵精事業，積蓄財產，立身社會，裨益世人的心不可。

爲職業使用身體和精神，除了苦腦外，還有很大的樂趣。農夫耕種田地時，匠人製造物品時，商人買賣物品時等，在苦腦中還有自然的樂趣。終日工作，在事務完了以後感到一種愉快，這是誰都經驗過的吧。

勞動是高尚的。當農夫勞動也好，當匠人勞動也好，或者當商人勞動也好。此外任何過於自己的職業都行。



牛奶糖—咖啡糖

舉文

仙人球類的花是無法摘下的，除非你犧牲了手內的鮮血。

「……你那兩瓣會說話的嘴唇，真會令人喜歡呢！由你的談鋒可以知道，如果和戀人談無話來，一定是更動聽！」

從那裏帶來了一顆喜躍的心，剛進了尼庵似的大門，一古腦兒都化為冰冷了，像是什麼黑暗

深秋曲

卅方

秋風陣陣，吹遍了寒煙衰草的天涯，也吹遍了灰色的城，使這古老的城池，平添了一些森嚴與肅殺，天變得高深了，深遠了；海變得清澄了，碧綠了。

是天藍得像海？還是海藍得像天？

醉薰薰的風葉，還掛在樹梢頭，做着想與二月花爭紅的青春夢，但是衰老婦人的脂肪，終與掩飾不了將盡的年華啊！除非供給詩人的一「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絕好詩材罷了，你能不「瘦」的一聲，飄落在淒涼的死途嗎？啊！「寒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潦倒窮途，流浪他鄉的遊子，能不偷偷的吟味這悲酸

的詩句嗎？能不感到人老珠黃，流年不駐，而默默低唱著：「錦瑟年華如逝水，一年容易又秋風」的舊調嗎？

有人說秋是屬於愁苦的人的，因為在過去的許多詩人筆下的作品裏，悲秋傷秋的句子太多了

看我一次來吧！

紫非色的羣跡，在淡藍色的紙上跳動，像無數個活的怪形小動物。——呀！我真有些害怕！

頓時使我憶起我第一次見她的情景，那是一個黑暗而無月光的日子，一個輕盈的影子，掠過我的身旁，像是一陣暖風，而又吹得我寒慄。借着路燈昏暗的一絲光亮，看出藍色的旗袍，袍角在飛揚着，紅色寬袖的上衣，在黑暗中發出閃爍的光。瘦白的面孔，兩顆大而圓的黑眸子，睡在長捷毛的底下。我有些不敢逼視她，危險的人！

由於一次兩次三次的見面，她和我真和五六年的熟朋友一樣了！輕脆的笑聲，不時充塞在我的耳中，漂亮的姿態，也不時浮在我的目前。老實說，我直爽的性格，不足以和這種女朋友打交待的，何況又吃過兩次虧，使我愈發不敢深信她。這些慣會說謊的嘴！

也許是不會說謊吧！看她那瞪着一雙大眼睛的認真勁！又加上一口好聽的北京話，謊話會從這裏出來嗎？反正不是我追的她，是她捉的我，做不做俘虜還在我啊！——當每晚躺在床上時，凝着二目監視着天花板，也只好如此自解，方能睡熟。

晚飯後，無聊得很，推開窗子，淒清的月光不響的溜進屋中，灑在桌台上。弓形的月懸掛在斜上方，小星也在向我擠眼。於是使我生出了散步的心情。閒情的散步，竟走到操場的盡頭，一

條黑影從女宿舍的門裏走了出來，蔚藍色的旗袍，被月光照得發白，而紅色的外衣却變紫了！

「啊！是你！」

「特意來訪你麼？」

「好！謝謝。讓我們散散步吧！——好美麗的月色，可惜我不是詩人……」

「哪，可是具有詩人的心腸，這也很足以自豪的了！」

我隨手摸出一支烟來，希望打破暫時的寂寞

「怎麼你們男人都喜歡吸煙？尼古丁利害得很哪！」

「不過是消遣而已，其實不吸也沒大關係……真的，近來你怎麼喜歡我出來玩？」

不由得我問了，這是個啞謎，我極想發掘出來的啞謎！於是我聽到的是銀鈴般的笑聲。

「告訴你，換換口味呀！牛奶糖吃得膩了，要嘗嘗咖啡糖的滋味。雖然都是糖，味道却不同呢！」

我茫然了。原來我也和香煙差不多。沈默之一刻。

「喂！信了麼？騙着你玩哪！別認真了！我是不會拿你當咖啡糖吞了的。」

X X X

又是一個惹人煩悶的陰暗日子，坐在窗前，眼前擺了一本書，而雙目却注視到窗外的一對仙人掌，正盛開着美麗潔白色的花，轉視花托之下的莖，佈滿了森密的刺。我悟到這種花是無法摘下的，除非你犧牲了手內的鮮血。

「彙文！」外面喊着我的名字，接過來的是一个藍色封皮，上面灑着紫色的字，字體似很熟悉。記得了！

「……看我一次來！成不成？」

這種命令式的口氣，使我沒有勇氣回絕她，我竭力使我暫時忘掉她，因為離開約會的時間還很長。這兩小時，我希望不要白費才好。



剷除爸爸！

在人間，男人都是罪惡的種子；毒汁自果實間流出，唯毒藏在女人的眼裏，傷毀了神經，過着迷茫的日子。這是最陰險的謀略！倘若毒壞了身體，她們定然昏厥，麻痺，散毒慘亡的；然而沒投毒日，宛如吞進痛苦藥丸，一點點消化在自己的肚腹，直到拖進墓穴，還是含着痛苦而歸了。替目的女人的一生，只有懂得未育時毒惡到的情趣，選擇此痛楚的感覺，捱着昏天黑日的歲月。

訓
昭

初美：大家都論道我，是個感覺不到痛苦的女兒。惱人的事來了，最多不過像季節的循環罷了！驟雨剛落在背脊上，還有逃避的意識，待到完全的紅色鞭痕靜伏不動的時刻；也能將疼痛吞進去的。這些宛如節令上的寒來暑往，隨着棉衫披紗衣一樣的出乎「不得不」。其實，誰又能平穩一生呢？誰不會將她的隱秘藏在心角呢？苦惱就苦惱吧！可是惱人的事件相繼來得慣常了，苦惱却實是真正的生活體驗呢！所以，堆疊成邱了，我也能使她們盡湧出來，舒暢舒暢激烈的心胸；因為不久還要有苦惱盤踞的。我並不是傻子，為什麼鎖閉自己的意念呢？因此，大家又說我：巧遇孽障兒，就得痛陳一番。其實，我為何要作得那麼苛薄？惱人的事追跡而來，如果稍用些心機是可以排遣開將牠們撇在路旁的。然而，重重侵擾，不斷追跡，堵住了喉頭，還不許咆哮嗎？今天，就是這樣！雖然母親怨罵我，向我垂淚，但是，我倒底站在作爸爸的面前傾出多年來的積憤！

我曾想，世間幾個可憐的生命都聚在我們這一羣裏了。靜蕙整日掩的狐媚的美其名的「繼母」手裏飲泣，照說他們兄妹已成長了，父親又是五十開外的年紀，續配一個不能理家，竟日擺弄髒股的「粉粉」女人有什麼道理？蒲，這聰明的姑娘，自幼就被哀愁覆遮住了。父親體亡，得不到一隻完整的屍骨親教。母女倆個，逐隨歲月，捱着清苦的日子。因她的現狀，我們可以看出見：父親盡可失樂，母親確能用雙手操勞織襪破碎了的希望，滴自己的血汗成長兒女，恰如她是她約麗的希冀——夫妻相偕，兒女繞膝。誰，她們姊妹不時思念她們十年前出走的父親。空中的雀鳥，尚且飛還巢內哺養他們的幼子，萬靈的人類反倒生出不負責任的「爸爸」！這棄了妻女不顧，再腳踏無辜的女人們。她們並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會棄掉四個女人，現在還在撲着一位女人享樂。只不過她們需要「爸爸」的撫慰，需要「爸爸」的體貼，溫暖他們，媽媽幾於陷入瘋顛的思情！應英，她常想墜崖粉碎自己！你別看她香華的外表閃爍着快樂，這些就是她僅能得自父親的東西了！她不能光明正大的喊一聲「爸爸」！也不能在衆人前顯示自己是爸

爸的女兒！這樣的生活是多麼痛苦的經歷，況且媽媽早又去世了，誰是親人呢？「爸爸」？她說，「那是一生的魔掌！」這又是一位「爸爸」了，他可以運用金錢與勢力，破壞每個爲了環的女兒身，再爲保全他們可貴的門楣驅逐她們。應英尚稱幸福（我想不出再適當的幸運字眼了）。母親在村角死了，她遷進「爸爸」的莊院起居，詠說他們父女的關係；沒有人承認她是「爸爸」的生靈，她是怪物！是聖仙！你呢？自己已經歷得比我更清楚！作爸爸的欲食債務上的最大盈利，幾乎抵押自己的女兒獻在那金銀界的巨頭手掌中，結果是作媽媽的救了女兒！啊！不願再說了！越說越摸不出一個真正作爸爸的人了。在人間，男人都是罪惡的種子，毒汁自果實間流出，確盡滴在女人的眼裏，傷毀了神經，過着迷茫的日子。不是嗎？這是最陰險的謀略！倘若毒壞了身體，她們定然昏厥，麻痺，散毒慘亡的，然而浸溶雙目，宛如吞進痛苦藥丸，一點點消化在自己的肚腹，直至拖進墓穴，還是含着痛苦而歸了。替目的女人的一生，只有懂得未育時毒惡到的情趣，選擇此痛楚的感覺，捱着昏天黑日的歲月！

但是，我的媽媽呢？爸爸給她一粒毒丸，她悶悶吞下，又暗地裏在她的美好希冀內吸引甜汁，裏住丸粒包做糖衣，放在胸肋間，重壓自己。她信，那是命運！那是前世孽障！雖然，她希望爸爸轉過頭來叫她吐出來，再贈她一顆甜蜜的生果，使她快樂終生。媽媽是高偉的人，她能忍耐鄙人竊語；「她先生在外邊有姘婦。」她更寬容爸爸突然回家像往樓店似的粘住脚歇宿一夜。可是，她並不在明月底細後，哀怨什麼！幾次我要勸他出去，免得付一文錢白贈一頓，第二天又黃狗似的搖着尾巴舔着嬌媚的腳踝，求饒，寬諒！然而，却又幾次的在母親怨訴命運的安排哭泣下；阻擋了我。十八個年頭，我生在外祖家，長在外祖家，還吃着外祖家。小的時候，我知道爸爸是流浪的人，常年不回家。隨着年月稍長，看着媽媽暗地垂淚，鄙人的竊語以及可憐我的情感，我才明白，爸爸是野蕩的男人呢！現在，我不承認我有爸爸！

畢業了，我不能不播弄算盤，計核未來生活的技術。後天，我將去豫

心事憑誰寄與？

，爲了不收學費，還可不化一文錢得到飯吃，求得護士的職位。不料，他今天又避災來了！他看見整理病牀，母親吞泣，驚奇的問爲什麼原故？

「多少爲什麼」在我們四圍發生了，沒有被你——您出解決了。」我還沒有膽量，爲何改稱您呢？然而，當時，我被憤怒填壓了，還不理會。

「爲着生啊！不是享清福的人，就得爲肚子打算。」

母親告訴他，後天去河南，學護士。

「河南是苦地方……」

「苦？多少苦都給媽吞了……送來的苦尚且能嚥下，尋來的苦更吞得進去。」

母親驚訝的望着我，他也很沉靜地聽着我們母女，最後他說：

非云

雪，飄飄的。

他出去了，孩子睡得熱熱的。紅潤的臉上，常常浮出了天真的笑或哭的姿態。我想它在作着深闊的美夢呢！

靜靜的，除了大爐裏的煤塊發出些輕微的爆炸聲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了。能讓我安穩的坐在爐旁織着寶貴的毛衣，這還是很少的機會呢！

近幾天來，你的影子常常會偷偷的擠進我的腦子裏，尤其是在這樣平靜的時候。

當然，一想到你，我總是有些憤恨，忌妒；可是又不能不讚美，讚美，這當然是很矛盾的，每想到落在你頭髮上的吻來，我流戀着，追想着，同時又悔恨得落下淚來。

回憶在我的心田裏，投下了悲傷的種子。

「爲了事業，拋了愛情，請恕我！別了，小姐！」

我會多少次反覆的念着這樣簡而凄切的句子，淚水由眼角爬到了嘴邊。

花開時，我念及你；落葉時，我念及你。春和秋給予我無限的辛酸和淒楚。但，終於是渺茫了。你，遠去的男子！

你親手在我的心田上培植了嫩弱的麥苗，又親手摧毀了它；你親手爲我織成了美麗的網，又親手拆除了它，啊！多麼殘酷的事呵！

一條美麗的路，又給我安排下一個平穩的命運。像你所知道的，我以後就很自然的和他生活在一起了。並且有了我們的小寶寶。

生活在華麗和繁華裏，我完全忘記了那廣大的原野和它的許多故事，深夜醒來的枕上，偶然也會記起那草原上熊熊的烈火。

但，一切都變得模糊了，渺茫了，終於消失在黑暗裏。

「呵！你又來了，」

「坐下罷！」

「爲什麼這樣怒視着我？」

「說話呀！」

你這樣不聲不響的來了；又這樣不聲不響的走去！

我怔怔的對着你遺留下的輪廓想——心在沈沈的墜落着。

寶寶哭了！母親又回到生活裏。

雪，仍是飄飄的。

——白。

「升學吧！學費我付。」

傍晚，他走了！早晨的事情也一定消滅在煙塵裏。母親躺在床上養神，與其說養神不如說回思吧！我知道，她捨不得她女兒的遠離，她更留戀丈夫能因此受感回來！因爲她稍似埋怨我說：

「和氣的說，不只因升學有望，恐怕我們也能挽回……唉！命運。」

日間的事情，幕幕眼前，想來也很淒然；誰不渴望在爸爸懷裏摸着順邊的鬚髯？但是，但是，爸爸用冷靜冰凍我們，給我們逼過這苦惱，苦惱，與孤獨不住的渴念。好了！沒有爸爸我們尚且活着，直到現在還喘着氣息，何必保存這掛名的爸爸呢？何必擊着爸爸的冠冕戴在他頭上？起來！我們攜起手；剷除爸爸！大聲喊一句，剷除不負責任的爸爸！

夜安。

芷芬

前天，整理書架，在一堆初美南去留下的書箱裏；尋出一個盒子，其中僅僅發現一封如此落落痛吟的哀鳴。昨天，在簡愛自傳內又尋得更多耐尋味的字句。第一頁寫着：

「沒有爸爸的女兒，像沙灘邊上的頑石，堪憐，有趣，惹人注目。痛恨爸爸的女兒，像幽谷裏長滿青苔的野石，冰冷，無情，沉着。然而爆出了愛之花後，她能掀起愛的世界，愛的人羣，快樂歡欣的人間。」

就像簡愛，她能管罪惡痛楚而試踏和平至善的步履；所獲得的偉大功績。

給我痛恨爸爸的朋友。

芷芬廿二年秋

「我愛他，我也愛你，然而，我更愛真理。」

「任憑你們罵我沒有兒女心腸吧！可是我確實不會嚙出爸爸的愛呢！我信，『你要人怎樣待你，你也應怎樣待人。』但是，我更信，至高至尊可珍貴的真理；更可愛。」

我一字不漏地轉在這裏，並且我可以不必告訴你們，她們這一羣剷除爸爸的女兒的落落。因爲你可以猜想，按世情一般她們所謂的原野的爸爸，不到落魄時是不會回頭垂首伏罪的。至於這些性格堅硬的女兒呢，她們永不寬恕，『沒有爸爸的原質』的爸爸，雖然說親骨肉的情誼，較勝一切不拔的情，但是，也正因此使她們憤恨的心更堅定天下作父親的你們，能够嚙出這辛辣味道，回味自己，醜惡自己。

江邊的故事！

(八)

鮮羊墳首 三星在廚
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詩經——

夏文

「我們底兒子是要好好供他們幾年書，不要像我們白眼睛子似的，有其廢官面事情地要來人代辦，受了人家欺騙，還要拿謝禮孝敬人家，是多麼蠢。」李永貴感憤地說。

「依我看，二小子整天只知道淘氣，倒不如讓他在家里練這些莊稼事情，反正有他哥哥知書識字也可以了麼？如果都讓他們上省升學，生疏了莊稼地的事也不好，我們是莊稼人，怎麼能忘本呢。」她雖然不怎樣愛說話，可是却常能說出超乎他底底慮的意見。

「可也是。」李永貴點着頭，表示讚成他底妻子說得有理。
現在除了在冬底時候把田地分配租給佃戶，寫租帖和秋天忙穰收租糧以外，他們要把每天的時間消磨在考慮兒女的嫁娶求學的一些事上。

樸素而愉悅的日子，掠拂着他們的髮絲的和風輕輕飄飄地過去了，在這種令人特有的太平歲月裏，他們的兒女，一天天的長大起來。女兒出嫁後不久，大兒子也從省城的中學畢業而升入遠的京師的大學讀書去了。二兒子呢，他是在小學畢業之後，就一直守在家裏代替身體老衰了的李永貴管理佃戶的租種納租和一切的家務。

在這種和平恬靜的時光裏，算得比較大的變動就是李永貴底妻的死了。她除了沒看見兩個兒子定婚，沒享得兒媳們的侍奉是一憾事而外，她是安穩而滿意地瞑目了。

九 狂潮

彷彿在平明幽邃的湖水中投擲了一顆石子般，政局的事變波及到了評議的田園李家大院。這偏僻的農村，雖然沒曾被捲入直接的戰亂的漩渦，但是地方土匪的竄起騷擾，也確給平靜的李家大院的太平日子，擲了一顆炸彈。焚燒，搶掠，

姦淫，綁架，宛如燎原的野火，赫赫地到處蔓延着。
鄉村中的糧戶和比較富裕的農家，都已經陸續地逃到城裏避難去了。當野火狂烈地將要燃燬到李家大院時，李永貴底家，像順於覆巢的麻雀



李永貴和他底妻看着女兒而面強和腰肢彎了
油的黑髮，由地相對地笑了。

「爸爸您呢？您不去麼？」他底兒子，兒媳們追問他。

「你們那年輕，將來的日子還遠，你們是必須逃到城中住的。然而我卻不妨，我這樣大的年紀什麼也不怕，土匪們是不怎樣我的，即使他們加害我，我也是要親眼看着我底房子田地死去的。」老人在慷慨的情況下，鎮靜而祥和地說，他底話是那權顯示着悲哀而堅決的氣魄。

「爸爸！您和哥哥們到城裏去住罷，家中留我來看管。」他底二兒子潮紅着易於興奮的臉，搶口地說道。

「不，你必須要和你哥哥一同到城中去住。這裏有我就可以了，我是決不能離開我底房子和田地的。」

驚心動魄的氣焰，實在不容他們久駐了。最後，只得讓不願意到城中住的父親和弟弟留在家中看田宅，而他們，大兒子和他底妻與孩子便坐了馬車裝載了些簡單的傢具和幾個箱籠奔到城裏避難去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留在這危險的村落裏而不和你哥哥到城中避難呢？土匪是沒有人性的，他們殺人，搶掠，綁票，你是危險的。」老人看見大兒子們走了，含着惡意地詰責了他底二兒子。

「爸爸，我為什麼要怕土匪呢？我不像我哥哥那樣文弱膽怯，您看我能夠這樣的粗健，和胡匪一樣的強而力壯，放起槍來可以射落飛在空中飛的大雁。我要看顧您的，同時我也不能拋棄了我家家業。」
(未完)

為誰鐘鳴？

(三)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 譯

有一個人從樹林中走了出來，用了一塊氈子，連頭套了起來，好像西班牙人穿的外套。賈敦看清了，就是白波，他正吸着一支紙烟。他想着一定是下去拴馬去了。

白波掀開了氈布，一直的進了洞去，沒有向賈敦看。賈敦伸手摸了摸他蓋着的破舊已使用了五年顏色剝落的絲質的破面上結的薄霜，隨後又縮了回來。好的，他自己向自己說，他把腳向兩邊伸去，覺到了誠實的習慣的柔和，隨後又把腿合攏，又把身體側過一面，使他的臉離開日出的方向。幹什麼，我還可以睡一會呢。

他又睡了，一直等到飛機的聲音把他驚醒。

他不著睡著，看見了飛機，民軍方面的三架巡視機，菲亞特式，很小，很亮，很快的飛過山嶺地的天空，飛去的方向正是昨天他同安錫談來的那一方。這三架過去了以後，又來了九架，飛得更高，組成了一個小突出的排列，三架，三架，又三架。

白波同吉波賽人都站在洞口，鏢在暗地裏，目注天空，賈敦聽在那裏，一動不動。此時天空中充滿了飛機的吼聲，天空中突然間又來了一陣新的響聲，又來了三架

，距離地面不足一千呎，這三架是亨克式雙發動機轟炸機。

賈敦把頭躲藏在石塊的後面，他曉得他們不見他，就是看見也沒有什麼關係。他曉得如果他們是故意到山裏來搜尋；他們能夠看見繩圈中的馬匹。如果他們不是到這邊山裏來搜查，他們當然也可以看得見，但是他們會認為是他們自己的馬匹。隨後又來一陣新的更大的隆隆之聲，又有三架亨克式轟炸機沉著的，更低的，用了穩定的排列飛來。他們的聲音逐漸加大，直到充滿了響聲，以後隨着他們飛過天空時，又逐漸的消失。

賈敦趕緊捲起了作枕頭的一束衣服，穿上了他的襯衣。他剛剛把襯衣套在頭上，要往下扯時，他又聽見有許多飛機來了，他趕緊的在被底穿上了褲子，輪在那裏不動，又有三架亨克式雙發動機轟炸機來了。在三架過山頭以前，他已寬帶好了手鎗，捲起了被，放在石頭後面，緊緊的靠着石頭望着，把他的繩底鞋穿好，又聽到了陣巨大的隆隆聲，要比以前的大得多，又是九架亨克式轟炸機連隊而過，挾着巨大聲響，撲天蓋地而過。

賈敦從石頭後面溜了過去，到了洞口，在那裏站着的有兩弟兄之

一，白波，吉波賽人，安錫，與古斯丁同那個婦人，一齊向外望。

「以前有過像今天這許多飛機嗎？」他問。

「向來沒有過，」白波說。「進來。他們會看見你的。」

太陽還沒有射到洞口。現在正照着溪邊的草地，賈敦曉得他們躲在黑地裏早晨樹的陰影同石頭遮蔭掩蔽，不會被看見的。但是他走進了洞去，爲的不致使他們窺顯。

「他們的數目很多，」婦人說。「還要許多呢，」賈敦說。「你怎麼曉得的？」白波懷疑的說。

「就是現在來的這些架，必須還有轟炸機護送他們。」

正說着他們就聽見了，在天空較高處又有隆隆的聲音，約在五千米的高度，牠們飛了過去。賈敦數了一數，有十五架菲亞特機，分成小隊排列着好像野鴨似的，每三架用了V字的陣勢，飛過天空。

在洞口處，每個人都是面面相覷，賈敦說，「你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許多飛機嗎？」

「從來沒有過，」白波說。

「在春古維亞沒有多少架嗎？」「那真從來也沒有過多少架，平常我們祇看見過三架。有時那裏有六架轟炸機。也許有三架亨克機，這是大型的，有三座發動機，轟炸機是跟了牠們。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一羣飛機。」賈敦想着，此事有些不妙。實

在是置不好。現在敵方把飛機集中，就是有不妙的事要發生。我必須仔細聽聽牠們到什麼地方放炸彈。但是不能。現在他們還不能集中軍隊預備進攻。在今晚或明晚以前，絕對不會的。他們在這個時期，絕不會有於舉動。

他現在還可以聽到飛機走過去時隆隆之聲。他注視着他的鏢。現在牠們一定已竟越過了戰線，無論如何前面的機架一定過去了。他按一下鏢上的機鈕，使秒針走動；注視着牠走動。不，或者還沒有越過。現在成了，現在完全越過了。亨克式機永遠是每小時飛二百五十哩，祇用五分鐘就可以飛到前面，現在他們一定已竟越過山峽，晨光裏黃褐色的加斯爾，正在牠們的下面。黃色的土地，上面橫着白色的公路，零星的點綴着許多村莊。亨克機的陰影飛過地面，就好像鯊魚的黑影，掠過了海洋的沙底。

他注視着鏢，一秒秒的走過。却沒有聽見炸彈的爆炸聲。

牠們究竟是要去科爾米那，還是去愛斯克魯，或是到孟那斯艾瑞的飛機場，他想着。湖邊的那座古式堡壘，還有許多鴨子在附近的蘆葦中。假作的飛機場正在真飛機場的後面，真而放了假飛機，並不掩藏得很嚴密，有風就可以看出假飛機的所在，牠們一定是往這個地方去。牠們絕不能知道這次總攻，他自己告訴自己，並且覺得有東西向他說，「因爲什麼他們不能曉得？別的事情怎麼他們都曉得？」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郵新第貳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訂閱：每月九角

壹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票，郵票不收。）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若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慾缺乏，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Hormospermin